

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实践及意义

蒋斌

深圳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 518081

摘要：为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精神，缅怀革命先烈，保护本土历史文化遗产，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，得到了长期坚持和积极投入，通过大胆探索和实践，在学术研究、历史遗迹保护和项目开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果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：“庚子首义”；开发实践；现实意义

三洲田位于梅沙尖山脉（今属深圳市盐田区管辖），它靠山面海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可攻可退，因为这些特殊的地理条件，此地曾是“庚子首义”的爆发地。据记载，1900年10月6日，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联合三合会等六、七百人在三洲田马峦头祭旗起义，将枪口直接指向腐朽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者。起义军分两路进发，一路袭击沙湾和新安县城的清军，另一路向东部沿海挺进，起义军在佛祖坳、镇隆新圩等地连战皆捷，势如破竹。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，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二万多人，震撼了清朝封建专制的统治，但终因后援不继遭遇失败。由于这次起义打响了反清武装起义的第一枪，时处农历庚子年，故称“庚子首义”（当时三洲田属惠州管辖，亦称“惠州起义”）。这次起义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有里程碑意义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：“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”！

“庚子首义”是孙中山先生等仁人志士给当地留下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为弘扬孙中山先生爱国精神，缅怀革命先烈，保护本土历史文化遗产，自深圳市盐田区1998年建区开始，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并得到了长期坚持，积极投入，通过大胆探索和实践，在学术研究、项目开发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成果。

早在2000年，盐田区就联合新闻媒体策划并成功举办了“重走庚子首义路线”活动，沿途进行了采访报道和文物征集活动，通过对历史资料、文物实物和历史图片进行筛选整理和专家论证后，在中英街历史博物馆推出了“孙中山与三洲田起义”专题展览。同年还拍摄了电视散文片《三洲田赋》，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这些活动既对“庚子首义”历史研究和开发利用进行了初步尝试，也对这段重要历史进行了很好宣传推介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，为后续更深入地开发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2001年，盐田区出版国内首部研究三洲田庚子首义的学术专著——《“打响世纪第一枪——三洲田庚子首义纪略》，作者系资深学者刘中国先生，全书分八章，共55万字。该书将“庚子首义”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和“庚子首义”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多方面地穿织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、日本乃至东西方世界的发展变化，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空间上，真实呈现了孙中山先生复杂的心路历程及其策划的这场起义。该书不仅洞悉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，同时向我们呈现了“庚子首义”的策划者、指挥者身上所具有的领袖气质、爱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，以及“庚子首义”所具有的历史价值。该部专著为后续项目开发建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。

2005年，由于三洲田片区整体搬迁，盐田区从传承历史出发，将三洲田南向山脚下、盐田港后方陆域的东港小学改建成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。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，此前就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建。据史料记载，辛亥革命成功后，为纪念“庚子首义”中牺牲的烈士和怀念支持革命的三洲田乡亲们，孙中山先生

委派副官携带巨款赶赴三洲田慰问起义遇难壮士家属，重建了被清军放火烧毁的三洲田村庄，还在村子里修建了一座纪念学校，以教育后人奋发图强。1925年孙中山之子孙科先生亲自为学校题写了校名：“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”。1958年因三洲田修建水库，三洲田旧村落和纪念学校被水库淹没，后来当地政府在三洲田村第一次重建了校舍，1982年因校舍陈旧，在附近第二次重建了校舍并沿用至2005年拆迁。

通过努力打造，今天的纪念学校不论是校园风貌，还是办学理念均具特色。该校现有20个教学班，近千名师生，校园占地面积约一万四千平方米，建筑面积九千多平方米，设计大气，布局合理，功能齐全，设施完善，融现代简约式建筑与革命历史内涵于一体，在繁荣的盐田港区中，显得清静秀丽、生机勃勃。校园入口广场树立了孙中山先生铜像，教学楼正面增设两幅大型浮雕，其中一幅反映1925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先生向学校赠送牌匾的场景，另一幅则再现了“庚子首义”主要历史场景。校内还专门开设了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校史陈列室，这在国内小学校当中是不多见的。陈列展览以珍贵的历史资料、历史图片、文物实物和雕塑等形式，生动地再现了三洲田庚子首义的历史背景，重点反映了纪念学校的百年历史变迁，其中所展示的于2005年出土的纪念学校校徽是最珍贵的文物。该校秉承中山先生遗志，“谋建设培人才为富强根本”，“博学”，“奋斗”，教学效果提升显著。今天的庚子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，这朵奇葩将在特区教育的沃土上绽放更为绚丽的光彩。

2005年，盐田区政府将三洲田旧村落遗址（含纪念学校遗址）、打鼓岭石墙两处与“庚子首义”有关的历史遗迹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三洲田旧村落遗址原由上围、下围、南坑和阮屋等七个村庄组成，为客家人聚集之地，1958年因建水库而淹没在水中。1999年春天因水库干涸，三洲田村落遗址露出水面，经现场初步测算暴露出水面的部分遗址面积约有一万五千平方米，主要建筑遗迹有：住房、打谷坪、道路和学校；散落于遗址中的石制建筑构件有：门楣、门墩、石柱、柱础；生产加工工具有石臼、石磨盘等。打鼓岭石墙位于三洲田打鼓岭上，据传该石墙是清朝早期当地群众为抗击海盗所建。后至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“庚子起义”曾借此作望哨和练兵场，再后又用作抗击清兵掩体。这些保护措施使当地“庚子首义”历史文化遗产从法律、法规层面上得到了有效保护。

2010年，庚子首义纪念馆在东部华侨城茶溪谷风景区建成并对外开放，该馆位于三洲田水库边，靠近水库中的三洲田旧村落遗址等“庚子首义”遗迹，陈列面积多达七百平方米，展览以详实的历史资料、珍贵文物实物、历史照片和影视资料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“庚子首义”的历史，在一些灯光、音响和影视等科技特效应用方面，展示了展览设计方面突出的现代特点。该项目难能可贵的是全部由企业投资建设，既体现了企业对于“庚子首义”主题项目开发的重视和参与，也正因此体现这段历史在社会上的积极影响。

今年，又有孙中山庚子首雕塑园大型纪念项目完成建设，该雕塑园是盐田区投资兴建的重点文化项目，也是该区建区以来投资规模和建设规模最大的公益文化项目。该项目选址于三洲田岭坑山，占地面积近7万平方米，建设“庚子首义”纪念雕塑18组，总投资一千多万元。自2001年底项目正式启动以来，雕塑园项目得到了市、区政府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，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，在深圳特别是在盐田区土地资源极为稀缺的情况下，划定近七万平方米的土地作雕塑园建设用地，并投入一千多万元作为建设资金，为园区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。当人们乘车进入三洲田风景区，远远并能看到岭坑山上高高矗立、气势雄伟的大型主体雕塑“第一枪”，园区内所有十八组反映“庚子首义”历史的纪念雕塑群已全部安装完毕，雕塑园的整体面貌已塑造成型。该雕塑园主要采用了雕塑艺术和环境艺术相结合的形式再现了“庚子首义”历史，在雕塑创作方面，一是雕塑内容尊重历史，准确反映时代特征，注重反映本土文化特色，准确反映地域人体特点和习俗特色；二是雕塑形式力求丰富多彩，鼓励推陈出新，并做到既丰富又不失整体；三是雕塑根据内容和艺术效果需要，运用了石刻、铸铜等适宜户外长期放置的材料；四是注重营造雕塑的整体气势，细节表现力求精彩到位；五是雕塑设计讲究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。六是景园环境设计为雕塑衬托和营造情景气氛；七是讲究生态保护，布局合理，配套完备。

整个园区的建设达到了雕塑艺术、环境艺术与“庚子首义”历史的完美结合。

“庚子首义”主题项目的开发工作仍在继续，如“庚子首义”纪录片即将开机拍摄。至此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实践活动本身及其成果所具有重要的价值。通过宣传媒体的密切关注和及时报道，“庚子首义”的社会影响已更为广泛，有利于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，缅怀革命先烈，向人民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。“庚子首义”及其主题项目的开发工作已得到了广东省、深圳市台办等有关工作部门及台湾地区部分要员的高度关注，庚子首义纪念学校、庚子首义纪念馆、孙中山庚子首义雕塑园等陈地将与三洲田旧村落遗址、纪念学校遗址等“庚子首义”历史遗迹搭建起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，有利于团结海内外爱国同胞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。这些项目还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增加当地旅游文化内涵，随着开发实践的不断深入推进，“庚子首义”主题系列项目将逐渐打造成为深圳东部新的特色和亮点。当今各地都十分重视项目开发建设，主题内容丰富多样，手法层出不穷，然而那些缺失文化根基和内涵的项目，仅能迎合观众短期的心理需求和视觉享受，而如“庚子首义”主题系列项目从本土历史文化遗产发掘特色打造亮点的开发理念，无疑是可供借鉴的良好经验。

(上接第345页)

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，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，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，就形成了活泼奔放的风格，而活泼奔放的极点便是怪诞以至虚无。加上楚国有悠久的历史，楚地巫风盛行，楚人以歌舞娱神，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。后人概括楚国的文化为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，这种崇尚巫风的习气，既有着夏商文化，又有当地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气。巫风在楚地无处不在，如楚灵王，史称其“简贤务鬼，信巫祝之道”，当吴人来攻。国人告急之时，犹“鼓舞自若”。不肯发兵。楚怀王亦是“隆祭祀，事鬼神”，把破秦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，最终为秦所败。贵族阶层崇信巫祭，在南方土著聚居的“南鄙邑、沅湘之间”，更是巫风浓烈，“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，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。”(王逸《楚辞章句·九歌序》)巫文化对楚国审美风气的影响是明显的。楚地巫文化的特色即可以从《九歌》中反映出来，《九歌》共11篇，原是民间祭神的歌词，除了最后一篇《礼魂》是送神曲，每篇祭祀一个神。我们可以通过《东君》来了解楚地的巫风巫仪：东君是一位能给人带来光明与温暖，象征幸福与胜利的伟大天神。首先代表东君的巫仪出场，先唱东君降临前的景象，接着代表人们的群巫开始歌唱表达人们欢迎东君的心情，希望代表东君的主巫出来接受人们的祭拜，再接着代表东君的主巫开始退场。这种人神共处，繁华热烈的祭祀场面代表了楚地的文化特色。

其三、楚人的精神散发出浓烈的原始神秘气息。他们解释自然现象的种种变异，惯于用超凡的想象弥补知识的缺陷。楚人信鬼神是有史可证的，据《列子·说符》载：“楚人鬼，而越人机”，

《吕氏春秋·异宝》和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也有类似记载。此俗不仅在民间。而且在统治阶级中也十分盛行。楚国历代君王信鬼祀神，提倡巫风，对巫风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楚成王信巫，曾以大神巫咸质，与秦穆公“齐盟”；楚共王立太子，卜之神；据桓谭《新论·言体》载，楚灵王本即一大巫，他简贤务鬼，信巫祝之道，祀群神，躬羽绂，起舞坛前。吴师来攻，王鼓舞自若。曰：“寡人方祭上帝，乐明神，当蒙神佑焉，不敢救。”吴兵遂至；楚怀王“隆祭祀，事鬼神，以获福助却秦师，而兵挫地削，身辱国危。”可见，楚人举国上下均迷信鬼神。楚国的大巫往往身为国家重臣，如王孙圉答赵简子云：“楚之宝者为观射父……又有左史倚相……”，观射父和倚相都是当时楚国的大巫，他们被奉为国宝，可见巫在楚国的地位何等尊贵和显赫。

同时也由于以上诸种主观因素，导致了楚巫风久盛不衰。至今，湘西苗族等民族聚居地区，仍长期保持着，因为苗人相信人间的祸福全由鬼神来掌控。至今也仍可从湘西苗民酬傩神的宗教仪式中得到反映。可知，古楚巫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，积成深厚的文化层，这便是独具风采的楚巫文化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[汉]：刘向.《战国策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版p201.
- [2] [东汉]：班固撰《汉书》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版p591.
- [3] [7] [8]《楚辞补注》同上.
- 西南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，项目编号：CX201167